

手游版本号审批新规为何引发恐慌

■ 舒圣祥 媒体评论员

7月12日,记者从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获悉,有关广州天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喻平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反映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理游戏出版中请时间过长等问题,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对此高度重视,为切实维护游戏企业合法权益,当日紧急联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业务主管部门,如实反映公开信中所提具体问题,希望予以解释并改进管理工作。总局业务主管部门依据存档数据,给出了详细回复,公布了广州天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5件网络游戏出版审批事项的办理过程和审批情况。(7月13日中国经济网)

7月1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移动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这份通知,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媒体报道也很少,但在手游创业圈里却炸开了锅。广州天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喻平,在网上写了一封公开信,直

村干部“堵企业路”是在“寻短见”

■ 杜才云 职员

7月8日,陕西鑫瀚农业公司(以下简称鑫瀚农业)一名负责人向华商报反映,该公司员工在询问宝鸡高新区八鱼镇范家崖村的村干部为何堵路时,双方发生肢体冲突。7月11日,华商报记者获悉,被堵道路恢复通行,此事宝鸡警方已介入调查。(7月12日《华商报》)

“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已是全国人民的共识,只有加快招商引资,让社会资本、人才、信息流聚集,形成拉动就业、创造税收、培养劳动者的“洼地效应”。在全球经济下行、招商引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引进一个企业,那算是祖上“烧了一柱高香”。

善待企业,本是一种社会共识。但有的人不这么想,还干出了让企业愤怒、让群众耻笑的事来。7月7日下午5时许,陕西宝鸡高新区八鱼镇某村二组组长郭某竟然倒了一大堆渣土,封堵了一家名叫“鑫瀚农业”企业的进出通道,让企业员工和企业车辆“插翅难飞”,影响十分恶劣。

通常人们把有希望、有发展,叫“出路”“活路”,但前提得有道路。堵住了企业的路,企业产品、原材料和人员无法出入,企业还有活路么?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一句恶搞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如果长期发生企业被堵路的行为,企业还有法生存吗?封堵企业道路实为典型的破坏经济建设行为。

村干部用渣土堵路、还动手打人,这种“黑社会”一般的行为,如果不是有很深的仇,必定有很大的恨。记者问及堵路、打人的原因,给出的理由是“系村委会主任毕某指示,自己只是执行领导下达的命令”;企业方对华商报说,当初企业修路时,该村干部欲高价强行揽活,被企业拒绝,“没有将基建项目交给村上后,村干部就不停地派人来找事”,这才是最深层的原因。前因后果不言自明,看来,组长郭某只是村主任毕某安排的一颗棋子,村主任毕某才是新时期“耀世开盘”的“南霸天”。

村长、组长利欲熏心、眼界有限,骚扰企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是因其身处基层、法治意识淡薄,但高新区八鱼镇的处理方法就让人大跌眼镜了。高新区八鱼镇贾镇长介绍,“镇政府已接到鑫瀚农业的投诉材料,事情发生后,双方均有人受伤住院,到底是谁先动的手,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事理已经非常清楚了,该批评谁、该处理谁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镇政府却还在谁先动手上纠结,纯粹是为下属开脱的本末倒置型处理方式,完全没有站在依法行政的立场办事,实在是让企业伤心。

当地目前曝光的勒索伤害企业的虽然只有这么一例,但笔者相信,该村该组,手法如此老练,应不会是第一次对企业“下手”。如果说村主任毕某高价承包工程未果,安排组长去骚扰企业,是在“寻短见”,那么镇政府以“官官相护”的方式庇护手下的村组长作恶、伤害企业感情,正应了招商引资“JQK”效应,是更深层次的“寻短见”。

村组干部胡作非为,上级干部人事管理部门是有责任的,由于平时不露面、不纠正、不制止,基层村组干部思想境界必然陡降、法治意识必然淡薄、自我欲望必然高涨。在全国上下都在开展“两学一做”的关键时期,期待宝鸡市纪检监察、组织部门、政法部门“深度介入”,对破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反面典型给予查实处理,并通报,以儆效尤。

呼“从此之后,独立游戏开发者乃至小规模创业团队,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手游版本号审批新规,会让手游公司如此恐慌?旁观者可能觉得,应该是这些游戏大多粗制滥造或者低俗媚俗,所以害怕通不过审批。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要么暴力血腥,要么打色情擦边球,类似的手游游戏确实不少。但更重要的是,手游公司等不起漫长的审批时间。

一般90个工作日的审批时间,对于竞争异常激烈、更新非常迅速的手游行业来说,拿到版本号的时候,估计黄花菜早就凉了。尤其是那些资金实力有限的创业型手游公司,做出产品却等不起版本号,很可能饿死在黎明之前,更遑论那些独立开发手游的创业个体户了。

手游公司要想尽快拿到版本号,只能花钱找中介。尽管总局表态“游戏审批不收费,反对中介借机敛财”,然而,凡审批就有寻租可能。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黄牛从来不是无缘无故产生,代办中介亦如是——无论总局怎样反对代办,怎样否认存在“加急办理”

对家庭厨房外卖

■ 薛家明 职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近日在谈到“家庭厨房外卖”时表示,家庭厨房没有法律界定,不支持这种网络订餐方式。同时,他透露《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将出台,网上订餐记录必须要在线上保存6个月。(7月11日《京华时报》)

“家庭厨房外卖”是否存在着大量的安全隐患?当然是。外卖食品图上“高大上”,网下“脏乱差”的问题,在订餐APP上本就屡见不鲜。而家庭厨房外卖的参与主体基本都是“散户”,既没有营业执照,也无健康体检。显然,相比订餐APP,家庭厨房外卖存在的问题更多,隐藏的食安隐患更大。但这意味着要对“家庭厨房外卖”一棍子打死么?未必。道理很简单,监管的目的是让事物变得更好,而不是借故让它死掉,否则哪还有创新的空间?

不可否认,目前很多“家庭厨房外卖”是一个违法的存在。比如,缺乏营业执照,从业者没有健康证,食品制作环境脏乱差安全无保

通道,金钱驱使下的关系户总能找到门道,任何权力部门都不会是无缝的蛋。

手游版本号审批会不会催生高质量的游戏,那是得打问号的。因为“生死未卜”,哪敢乱烧钱?就算有信心顺利拿到版本号,手游公司又不是“章鱼保罗”,谁敢对半年后的市场做出神预测?但是,手游版本号审批必然催生中介寄生虫,乃至某些权力机关的腐败,却是不难想象的。

手游公司好不容易整出一个游戏,但不能随便上线,必须首先和出版社打交道,然后去找省里面的出版局,一直找到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然后等啊等。这一幕怎么想怎么觉得有点怪异,手游公司到底是怎么和出版社扯上关系的呢?

如果手游只是上网提供用户下载,并不出版实物光碟发售,到底算不算出版?倘若上网运营的手游算是所谓“移动出版”,所有的APP、所有的自媒体、所有的网上直播、所有的网络小说……凡是提供网络下载或者通过网络使用的,是不是都该算是“移动出版”?

封杀不如引导

障,等等。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任由其放大,后果不可想象。因此,加强监管尤为必要。

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管?食药监总局副局长滕佳材的倾向是让他们统统“安乐死”。这能解决问题么?试想,假若不能取得牌照,“家庭厨房外卖”会怎么办?笔者认为,那些卖情怀、试图“煲出家的味道”的守法店家,很可能会离开。而那些“劣币”则可能在订餐APP上继续“打游击”。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么?

目前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家庭厨房外卖”何以大受欢迎?笔者认为,它能在众多订餐APP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契合公众的诉求——“煲出家的味道”。也许,它不如快餐价廉,也不比餐馆味美,但在竞争加剧、生活节奏飞快的都市中,又有什么比“家的味道”更让人期待与流连?我们可以封杀“家庭厨房外卖”,但封杀得了公众的“家味刚需”么?

事实上,“家庭厨房外卖”面对的监管难题在专车、互联网金融上,都曾出现。比如专

让人困惑的是,这样的前置审批到底期望达到怎样的监管效果?如果审批很严,上线监管却很弱,是否本身就是形式主义?审批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审批效果有没有具体的考核?如果既没标准,又无法考核,岂不全由审批者自行说了算?

众所周知,新一届政府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为突破口,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国务院曾有明确规定,要防止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要进一步为企业“减负松绑”,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正发展环境。手游版本号审批新规,却大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新增了行政许可。

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国务院公开了“三个严格”:严格设定标准,严格设定程序,严格对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那么,手游版本号审批行政许可是否非新设不可,可否通过其他管理手段或措施解决?在设定程序上,有没有广泛听取意见,是否召开过听证会?在监督上,如果造成了对行业发展不利的后果,有没有可能及时修改或废止?

据业内人士介绍,按照一个班40个学员的规模,一般每人每期学费为3万元左右,一个班就可以收到120万元。这种培训班的学习周期为一年半左右,多数班都是周六周日上课,除掉外出考察、实地学习、做结业论文的时间,上课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00天,扣除讲师费用,场地租借费、工作人员工资等,培训班一个运营周期的利润至少有30万元。这是个“大蛋糕”,很多人都想进入这一行捞金。重利诱惑之下,冒名校之名,行赚钱之实,就不足为怪了。

老板们大都是精明之人,难道就愿意拿真金白银打水漂,其实这中间的缘由颇微妙。一种情形是,企业的生存状况让老板感到迷茫,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他们不明白未来的路在哪儿,就希望通过培训获得答案。不过大多数人都明白那些说辞是皇帝的新衣,就像悠悠连环套,但病急乱投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培训的大有人在。另一种情形是,老板们趋之若鶩主要是认为参加培训可以建立较广的人际网络,为今后事业发展铺路。而收费愈高,就意味着参与者的资金实力雄厚,企业做得大,反倒更吸引老板们垂爱。老板们奔的是人脉社交平台,并不在乎花多少钱、学没学到真经。高校既然给睡睡的人递枕头,自然收费舍得下狠手。

2015年9月有媒体报道称,浙江人王源想方设法混入浙江大学的一个“浙大总裁高级研修班”进修,他随后在这些总裁校友们之间进行资金拆借和诈骗,先后骗了2000多万元。可见,多给有钱人打交道,连骗起人来也方便些。足见在人情社会中,多认得几个人是多么重要。

规范社会化培训,不是揭穿假冒名校名义招揽学员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很多培训项目授课地点、联系地址大多都设在相关大学校内,这不能说与大学的管理无关。目前整个行业处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只要拿个照就可以经营,但培训的内容是否健康、合法,很值得质疑,比如一些洗脑式培训,脱衣、高喊、跪爬,虽没有越法律底线,但这种行为并无积极意义。

政府的本意是让高校继续教育培训市场面向大众,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高校的培训已然走偏,普通百姓并不能如愿获得高校继续教育培训机会,收费高昂的各类培训班成为有钱人的专享。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完善监管机制,从审批、定价到销售方式都要纳入监管视野,防止跑偏走邪,以致成害。

煤炭去产能成效渐显 防止“复产”是关键

■ 张国栋 职员

“目前各地都在落实去产能工作,有些省市推动得比较快,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6月份煤炭产量下降幅度要比5月扩大,环渤海动力煤价格和主产地煤炭价格都有所上涨。”在近日举行的2016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向记者透露说。对于随之而来的复产隐忧,姜智敏表示,当前的价格回归肯定会刺激到一些已经停产的煤矿复产。(7月13日《经济参考报》)

毫无疑问,姜智敏所说的煤炭去产能成效渐显不无依据,对于随之而来的复产隐忧也是不无道理。有分析认为,随着供给侧改革各项配套措施落实,煤炭产量将有效减少,环评、安全生产及审批等政策同时趋严,未来几个月内,库存将维持向下趋势。但不难判断的是,供给侧改革必然影响到需求侧,如果需求侧相对平稳,供给减少,煤价势必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由此而来,一些已经停产的煤矿肯定会有复产的欲望或冲动,利益使然,这不难理解。但去产能是大势所

趋 不去不行,这是企业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因此,在当前煤炭去产能成效渐显的情况下,防止一些已经停产的煤矿复产,无疑是保证去产能取得更大成效的关键。

如何防止?当然不是空口论空话,除了顾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还应看到企业职工的“小局”,要给他们以合适的出路,这也是防止复产的关键。

首先,企业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老想着复产,而且政策也不允许。国家发改委已经要求各地在7月15日前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和企业等。国资委则明确从今年开始,用5年时间压减中央企业钢铁煤发现有产能的约15%,争取两年时间压减现有产能约10%,电煤一体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其他涉煤央企原则上退出煤炭行业。这意味着,复产没出路。

其次,为了保证目标的完成,国务院把化解过剩产能目标落实情况列为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6月份全国相关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已报送了实施方案,并全部签订目标责任书,2016年度中央奖补资金也已向地方拨付到位。这

让人看到了中央去产能的决心和解决问题的诚意。对此,地方政府除了落实目标责任,对没有完成的将严肃追责,更要将中央奖补资金用好用足,既不能截留,更不能挪用,要真正起到奖补的作用。

第三,必须正视企业及其员工的诉求。这方面,除了国家政策支持、引导,还应发挥地方以及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老本行干不下去了,总得另谋出路,这无论对企业还是员工而言,都是一样的。当前随着市场环境改善,部分企业有意复产,去产能面临挑战,起因并非企业“不识时务”,而是没有更好的出路,或者说,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这除了企业、员工方面的因素,配套政策是否得力有效,转型环境是否科学宽松等,都直接关系到能不能防止复产,都值得进一步考量和完善。

总之,煤炭去产能成效渐显,这是好事。但要巩固成效、扩大成效,完成目标,关键还在于防止一些已经停产的煤矿复产,而要做到这样的防止,显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土地拍卖限价熔断是最天真的调控

■ 止凡 注册会计师

7月8日下午,南京集中出让10幅地块,其中8幅为住宅地,均设定了最高限价。这是南京土地熔断机制政策实施后最大的一场土地竞拍,因此赚足了眼球。奇葩的是,除了超过40家房企参与抢地之外,8幅限价地块,最终7幅因熔断终止出让。(7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

虽然A股上的熔断机制饱受骂名,但为了限制房价过快上涨,很多地方还是推出了土地拍卖熔断机制,试图以限制地价的方式来限制房价。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开发商拿地的成本低了,整个开发成本就低了,成本低了房价自然就会低。基于“成本决定价格”的传统思维,土地熔断机制可以看作是,地方政府以牺牲土地财政利益来换取房价的稳定。

但是,开发商们好像并不领情,以至于8幅限价地块就有7幅熔断,虽然拍卖主持人不断呼吁大家要“理性”,“希望不要熔断,这样对大家都好,不要逼政府出政策”。那么,

真是开发商“不理性”吗?哪有那么回事,他们精着呢。竞争不就是比拼价格嘛,出价不高一点怎么拿得到地?有了熔断机制,只要出价够高,就算我拿不到,别人也拿不到,那为什么不疯狂出高价呢?反正熔断了就不算数了,又不用真的付钱。

这就是熔断机制的荒诞之处,它会极大地怂恿不负责任的出高价行为,哪怕他其实并没有钱拿地,只要出价高过熔断限价,自己也没有任何损失,真正想拿地的人反而拿不到地。如果没有熔断机制,开发商对自己每一次出价都要负责,要不然真就会砸自己手里;但是,有了熔断机制,无论有没有钱,先把高价出了再说,出价就像玩游戏似的——熔断之后,自己虽然拿不到,别人也休想拿到,还有比这更理性的竞争行为吗?

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卖东西的苦口婆心,哀求大家都少出点价,买东西的却因为竞争激烈,大家都拼命往高了出价,最后卖东西的说,你们出价太高,我不卖了。品出什么味道来了吗?对,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不是买东西的非理性,而是卖东西的脑



子进水。土地熔断机制把市场竞争想的太简单了,甚至是太天真了。人为把地价降低,就能让房价降低吗?不,房价从来就不是成本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地价不是因为“成本”高所以大家都出高价,相反,是因为土地供应非常有限,拿地的开发商竞争激烈,所以推高了价格;房价也是如此,不是因为地价太高所以房价就高,而是因为楼市供给整体小于市场需求——无论这样的需求,是自住型、改善型,还是投机型、炒作型。过去,限购也好限贷也罢,我们所有的楼市调控政策基本上都是在限制需求,然而,真正有效的调控手段应该

假冒总裁培训何以大行其道

■ 张全林 职员

昨日,北京大学官网及官方微博发布通告,公示了124家网站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假冒北京大学名义开展教育培训宣传,其中近半为“总裁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的开课地点大部分设在北大校内,部分培训可获得北大结业证书。培训项目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其中最高的甚至达到近50万。(7月13日《北京青年报》)

2011年,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共50所高校被授予“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培训示范基地”。一般来讲,这类社会化培训,不包括组织人事部门统一调训的培训项目。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原本作为普通教育重要补充的继续教育,已演变为有些学校的“聚宝盆”,甚至挤占学生的教学资源。在追求盈利和保障教育质量的博弈中,部分高校渐渐失去了平衡点。非学历学位的各种总裁班,纯粹是市场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几乎无门槛。

据业内人士介绍,按照一个班40个学员的规模,一般每人每期学费为3万元左右,一个班就可以收到120万元。这种培训班的学习周期为一年半左右,多数班都是周六周日上课,除掉外出考察、实地学习、做结业论文的时间,上课时间加起来不超过100天,扣除讲师费用,场地租借费、工作人员工资等,培训班一个运营周期的利润至少有30万元。这是个“大蛋糕”,很多人都想进入这一行捞金。重利诱惑之下,冒名校之名,行赚钱之实,就不足为怪了。

老板们大都是精明之人,难道就愿意拿真金白银打水漂,其实这中间的缘由颇微妙。一种情形是,企业的生存状况让老板感到迷茫,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他们不明白未来的路在哪儿,就希望通过培训获得答案。不过大多数人都明白那些说辞是皇帝的新衣,就像悠悠连环套,但病急乱投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培训的大有人在。另一种情形是,老板们趋之若鶩主要是认为参加培训可以建立较广的人际网络,为今后事业发展铺路。而收费愈高,就意味着参与者的资金实力雄厚,企业做得大,反倒更吸引老板们垂爱。老板们奔的是人脉社交平台,并不在乎花多少钱、学没学到真经。高校既然给睡睡的人递枕头,自然收费舍得下狠手。

2015年9月有媒体报道称,浙江人王源想方设法混入浙江大学的一个“浙大总裁高级研修班”进修,他随后在这些总裁校友们之间进行资金拆借和诈骗,先后骗了2000多万元。可见,多给有钱人打交道,连骗起人来也方便些。足见在人情社会中,多认得几个人是多么重要。

规范社会化培训,不是揭穿假冒名校名义招揽学员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很多培训项目授课地点、联系地址大多都设在相关大学校内,这不能说与大学的管理无关。目前整个行业处在监管的灰色地带,只要拿个照就可以经营,但培训的内容是否健康、合法,很值得质疑,比如一些洗脑式培训,脱衣、高喊、跪爬,虽没有越法律底线,但这种行为并无积极意义。

政府的本意是让高校继续教育培训市场面向大众,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高校的培训已然走偏,普通百姓并不能如愿获得高校继续教育培训机会,收费高昂的各类培训班成为有钱人的专享。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完善监管机制,从审批、定价到销售方式都要纳入监管视野,防止跑偏走邪,以致成害。